

水樂帝

中國稱霸海上的皇帝

伴野朗

◎著

林雅慧◎譯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永樂帝／伴野朗著；林雅慧譯。——初版。——

臺北縣三重市：新雨，2000 [民 90]

面： 公分

ISBN 957-733-599-3(平裝)

861.57

90015325

永樂帝

作 者／伴野朗

譯 者／林雅慧

發行人／王永福

出版者／新雨出版社

地 址／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

電 話／(02)2978-9528 · (02)2978-9529

傳真電話／(02)2978-9518

郵撥帳號／ 11954996

印 刷／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登記／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

出版日期／ 2001 年 9 月初版

定 價／ 280 元

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

永樂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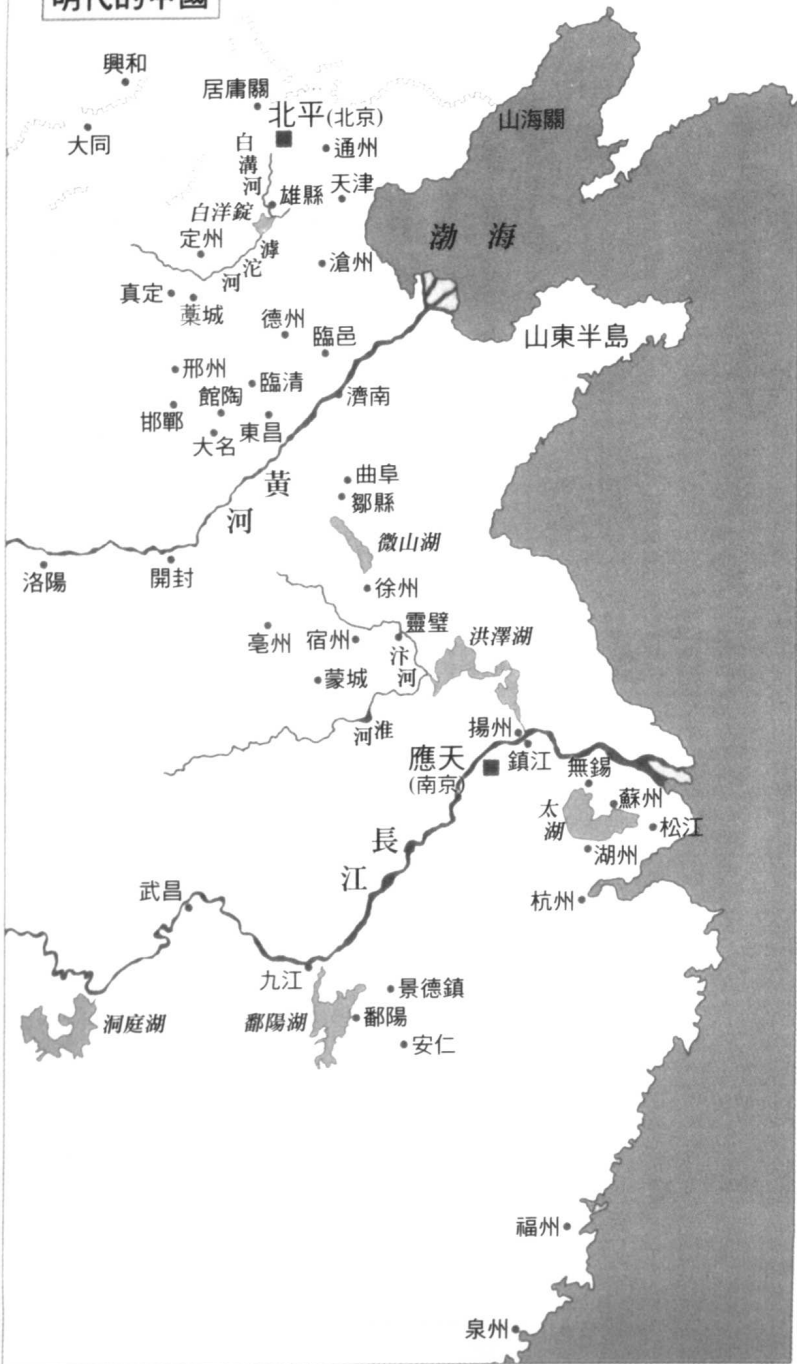
伴野朗

◎著

林雅慧◎譯

新雨出版社

明代的中國



目 錄

伴野朗與《永樂帝》——余織詩	曲終	探索	漠北	西洋	永樂	靖難	前夜	宿敵	出生	序幕
332	327	287	249	211	175	135	89	47	9	5



序 幕

明十三陵是距離北京北郊四十公里處的旅遊景點，行政區隸屬於北京市昌平區，附近有日商投資的高爾夫球場，是一處兼具休憩、育樂的遊覽地。

筆者曾經兩度造訪十三陵，兩次都碰到大批來此進行校外教學的中、小學生。對北京市民來說，十三陵就像他們親切的老鄰居。

十三陵當中，以長陵和定陵的人氣最旺，這也是理所當然的結果，因為目前只開放這兩座陵寢供一般民眾參觀。

兩座陵寢皆為名副其實的地下宮殿，前者是永樂帝的陵墓，後者是萬曆帝的陵墓。

一四二一年，永樂帝遷都北京，隨即於天壽山麓開始了大規模的營建長陵工程，之後的十二陵皆以長陵為中心逐一修建。昔日朱明皇室的陵地，如今已是北京市郊珍貴的陵墓群，為中國留下豐富的遺產。

盛夏溽暑。地面上是四十度的高溫，但一進入長陵這座地底宮殿，卻是無比的陰涼。大理石打造而成的地宮稱得上是別有洞天，四通八達的地下道經常傳出來這兒遠足的孩子們的嘻鬧

聲。對孩童們來說，躲開外頭的驕陽比較要緊，至於緬懷永樂帝的事兒也就無關緊要了。

如果說這座豪華的地下宮殿是永樂帝的權力縮影，應該沒有人會反對吧。他跟凡事講究表面華麗，不顧國家財政窘迫，硬是要建定陵的萬曆帝不一樣，他以強大的國力做後盾，將永樂一朝的隆盛、權勢全都凝縮在長陵之中，將聲威遠播全球的大明鼎盛期做最直接的呈現。

提到永樂帝，最常和他的名字聯在一起的莫過於鄭和下西洋了。永樂年間，鄭和連續六次率艦隊出使印度洋一帶的國家和地區。已付梓的《大航海》（集英社）敘述的便是鄭和一代之事蹟。

永樂帝年過五十以後，接連五次親征漠北。雖說他年輕的時候，曾經在塞外追擊蒙古人，不過，歷代率兵親征的封建帝王當中，實無出其右者，因為他可是中國唯一一位率大軍橫越沙漠的皇帝。永樂帝最後死在北征回師的途中，似乎冥冥中已有定數。

令人驚嘆的，永樂帝還有「立足中國，放眼全世界」的想法和作為。這對當時來講，絕對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。經過了永樂一朝的開拓與經營，明朝的疆域北到西伯利亞，西抵西藏，南及越南。

永樂帝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，終其一生都是在權人眼目中度過，歷史對他的評價也大致如此。以下便是《明史·成祖本紀》為他做的結論。

——永樂帝年少即修習兵學，依幽燕形勝之地，乘建文帝幼弱，長驅直入攻擊南京，代之為支配天下的共主。即位以後，自奉甚儉，遇自然災害發生，未曾拖延救濟。深具識人之明，能量才適用，雄才大略酷似太祖（洪武帝）。六出漠北，討伐蒙古。帝之威德遠播各國，四方

無不臣服，奉命入貢者達三十餘國。領土之廣超邁漢唐，武功赫赫，業績彪炳。然而，從姪兒建文帝的手中奪取皇位等悖德行為，如何能瞞天過海，隱匿不論呢？

除了最後提到的「靖難之變」以外，對永樂帝的評語大致。事實上，明朝也的確是世界級的帝國，國威之盛遠及非洲大陸。

——雄才大略。

一直是古來對永樂帝的形容詞。不過，這四個字真的是永樂帝的真面目嗎？我在上海的時候，曾經在該地地方報上看過一篇批判永樂帝的文章。

該文章直指，中國之所以遠遠落在世界各國之後，全都是因為永樂帝和他的父親洪武帝建立「明朝專制國家」，阻礙中國近代化所致。

不過，也有些中國的歷史學者在談到永樂帝時，十分肯定他積極的外交政策。他卓有成效地經營邊疆，促進民族大融合，使明朝這個多民族國家邁向統一和發展之路。這些都是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。

人類有向光的光明面，也有深沉的陰暗面。永樂帝的煌煌赫赫的一頁不可錯過，永樂帝陰鷲晦暗的一面也不容略過。

「永樂」這兩個字常常會令我興起一種懷舊的感覺。我在四國松山的西郊，一個叫做三津的小漁村度過青少年時期。小小的村莊有兩家電影院和一座劇場。我很喜歡看電影，只要三天不看電影就覺得渾身不對勁。當時，我最常去的一家電影院，就叫做「永樂座」，還記得它的

位置是在柳町的岡山齒科的前面。

走出長陵，高達四十度的灼燙陽光傾瀉而下，白花的日光令人目眩。嘈雜的蟬鳴聲響起，突然間，汗水又滲了出來。抬頭望向天空，但見天壽山背捲起層層積雨雲……。

出生

1

少年目不轉睛地注視著父親，眼中映照著父親威武的英姿。這位父親不是別人，正是推翻蒙古元朝，建立朱明王朝，使漢人重新入主中原的布衣天子朱元璋。

一三六八年正月乙亥日（四日），朱元璋於應天（江蘇省南京）南郊祭拜天地，舉行登基大典，正式稱帝，定國號為大明，建元洪武，以應天為京師，是為洪武帝。

登基後的洪武帝於奉天殿，也就是皇帝處理政事的正殿接受朝臣的拜賀，隨即冊封正妻馬氏為皇后，立長子朱標為皇太子，接著又拜謀士李善長及開國功臣徐達二人為左、右丞相。

朱元璋在即帝位之前，依例舉行祭天儀式，向上帝報告即位的消息，亦即舉行所謂的「祭告」。

——宋朝的運數既終，上天就讓沙漠真人入主中國。其君臣父子及孫，經百餘年又已終結。當蒙族爭奪天下的土地及人民時，上帝賜英賢助我悉平群盜，憩民於田野，斯地地廣周圍二萬里。今諸臣奉表勸進，推舉余為人民的君主。余難以推辭，特稟告上帝、皇祇。

明年正月四日於鐘山之南設祭壇，請示帝祇，蓋不知上帝御心也。倘余應為人民主，執祭之日，帝祇聖駕來臨，天氣晴朗，麗日晴天。如余不可，則日烈風吹，氣候惡劣。

正月初四是個陽光耀眼的大晴天，彷彿上蒼也在祝賀朱元璋登基做皇帝一般。

少年的眼前轉過一幕又一幕的慶賀歌舞，看得他眼花撩亂，目不暇給。在令人目眩的華麗歌舞之後，眾人齊呼「吾皇萬歲、萬歲、萬萬歲」。萬歲的呼聲稍歇，少年的耳畔立刻響起：「即位禮成」的宣告。

這位少年不是別人，正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——朱棣。朱棣望著一身錦繡華服的父親，只覺得他威風得教人無法直視。少年心想：「聽百室說，中國歷代的皇帝當中，父皇是繼漢高祖之後又一平民出身的開國君主，那麼，父皇不就是史上第二位庶民皇帝……。」

漢高祖指的是劉邦，百室則是左丞相李善長的字。

在元末大亂，四方鼎沸的情勢下，朱元璋先是削平群雄的割據勢力，復將元人自中原逐出塞北之地，以一介布衣成為中華共主，像這樣子的父親何其偉大啊。

中國有一句俗話說：「縱使馬上能取天下，也未必馬上能治天下。」說的正是天下固然可以用武力取得，卻無法用武力治理。關於這一點，朱元璋倒是體認得深刻，使得朱棣深深地為父折服，以父為傲。

朱元璋多子，總共有四十二個子女，其中二十六個是兒子，十六個是女兒。他與元配馬皇后之間生有五個兒子，分別是長子標、次子棣、三男橐、四男棣以及五男橐。

朱棣兄弟從小就在馬皇后跟前，不僅受到她的疼愛，也受到她的教誨。馬皇后仁慈寬厚，賢淑有智慧，是歷史上出了名的好皇后，兄弟五人便由這位充滿了慈愛的母親撫育成。據說朱棣天縱英明，威武豪毅，智慮絕倫，雄才大略，在氣質和性格上最像他的父親。而且，不過是九歲的稚齡而已，這種「酷類高帝（即朱元璋）」的性格便已經顯露無遺，鮮明而突出。朱棣自個兒也很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。

「只因為晚生了幾年，太不公平了。」

朱棣在心底埋下了如此的心思。他與被封為太子的大哥朱標僅僅只差五歲！說到長兄朱標，可是一個喜歡做學問、心眼好、心地善良的少年。

「不過，若論到能夠繼承父親的帝業，使皇圖永固的人選，除了我以外，不做第二人想，不是嗎？」

這個念頭從朱棣參加父親的登基大典的那一天起，便如影隨形地跟著他，但見腦海盤旋，揮也揮不去。然而，太子已立，朱棣哪裡能夠憑一己之力撼動大明的權力結構呢？

有一件事始終令朱棣百思不解，那就是他們兄弟五人出生以後一直都沒有名字，直到朱元璋即位前十天才正式被命名。在此之前，沒有「朱棣」的存在，只有「四哥」的稱呼，就連皇太子朱標也不例外。稱帝的前一年，也就是一三六七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正在準備明年年頭登基做皇帝的朱元璋，前往剛竣工的太廟祭告列祖列宗，為他的七個皇子正式取名。

「為什麼呢？」

雖然說他們兄弟都出生在一個戰火紛飛的動亂年代，父親忙著在前線打仗，既要與群雄爭戰，又要驅趕蒙古人，還要建立新王朝，兵馬倥傯，國事如麻，無暇他顧也是理所當然。不過，忙到連正妻所生的嫡子都沒有空取個名字，未免太令人匪夷所思了。對於這個疑惑，朱棣幾乎想破了頭。

登基大典結束之後，朱棣忍不住問了李善長。身為朱元璋謀臣的善長，臉上露出一抹悲戚的神情說：「陛下太忙了，以致拖到今天才向先祖稟報新王朝前途安泰，還有皇太子以及各位皇子的名字……。」

朱棣對於這個搔不到癢處的答案當然不會感到滿意，無論他怎麼想，都覺得事有蹊蹺，絕非如善長所說的那般單純。於是，他首度對自己的身世起了疑心。

洪武三年（一三七〇年），洪武帝下詔冊封諸王，分鎮諸國，把自己的兒子封到國內各要地去當藩王，並授予兵馬，以形成一道拱衛宗室的屏障。這次分封，封了第二子朱棣為秦王，第三子朱橐為晉王，第五子朱橚為周王。

四子朱棣被封為燕王。燕即北平，亦即現在的北京。不過，由於諸王年紀尚幼，所以此次封藩只是先決定未來的封地而已。北平是元朝的舊都，最靠近蒙古人的故地漠北，地位險要不言可喻。朱元璋把北平留給了最有軍事才能的朱棣，從這項安排來看，不難窺見朱棣在他心目中的地位。

朱棣自幼便為不明原因的頭痛所苦。雖說是偶爾才發作的怪病，但是，發作起來不但頭疼

欲裂，麻痺馳走，而且還會四肢痙攣，口吐白沫。不過說也奇怪，每每痛了一會兒以後，就會不藥而癒，恢復正常，好像不曾發生過任何事情般地平靜。

這個宿疾在發作之前都有預兆，當他感到眼前一片模糊、頭重腳輕時，就會立刻屏退左右，緊閉門戶，一個人躲在房裡咬牙忍受病痛的折磨。朱棣從來不曾向任何人提起過頭痛這件事。

他不願意在家臣的面前示弱，更不願意別人知道他的弱點。就這樣，朱棣瞞著眾人，在一次次又一次的頭痛煎熬中，一天天地長大成。在成長的過程中，朱棣既學文也習武。教他武備本領的是倚為股肱的朱能。朱能，字士弘，安徽省懷遠人，他的父親就是當年追隨朱元璋征戰各地的勇將朱亮。身為名門之後的朱能，不但青出於藍，而且更勝於藍。

說到學問，朱棣也是不遑多讓。他從四書五經、儒家經典讀到諸子百家、先哲文章，無論是史學、兵學、天文、地理，皆無所不讀。凡是讀過一次的內容，幾乎都能夠過目不忘。

據說馬皇后所生的五子當中，朱棣一人最為出類拔萃。

具有燕王身分的朱棣，必須等到成年以後才能前往北平就藩。就藩之前，自然是住在應天府內。在他的寢宮附近，時常可以看見一位貴婦人。貴婦人似乎是後宮之人，年約四十左右，雖然不是很年輕，但麗質天生，歲月仍難掩其容貌秀麗，風姿綽約。

朱棣對她始終存有一份熟悉感。無論是她的外貌、氣質，甚至於連她的呼吸，朱棣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而且還是種酸酸甜甜的感覺。

——好像在哪裡見過她的樣子……？

似有若無、模糊隱約的記憶，一旦認真去想，卻又無從憶起。他試著詢問守備的護衛，護衛特意壓低了聲音說：「那位是碩妃娘娘……。」

碩妃……？朱棣對這個名字一點兒印象也沒有。他又詢問在宮裡供事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宦官。老太監起初也是三緘其口，一個字也不肯說，後來拗不過朱棣的死纏爛打，再三追問，才囁囁嚅嚅地說：「碩妃娘娘是當年皇上陛下起兵大戰群雄時，深得陛下寵愛的妃子。」

這事透露著古怪。老太監已經五十多歲了，他是個忠實的老僕人，對於皇子說的話，向來是百依百順，聽無不從。不過，他在回答碩妃的問題時，卻顯得遲疑躊躇，而且聲音中還攙雜著苦澀的情緒。

「碩妃」這個名字一筆一劃地刻在朱棣的記憶裡。明明是看上去沒有什麼關聯的人，他卻無法忘懷。他只要在心裡默念她的名字，閉上眼睛想念她的面容，一顆心就會平靜下來。那種感覺就像是胎兒置身於母親的體內那般安心。

其實，朱棣只見過碩妃三、四次而已。可是，每回腦海中浮現出她的身影，竟會莫名其妙地昇起一種如沐春風的溫柔感受。

——為什麼會這樣呢？

朱棣決定下次遇到她，一定要向她問安。才打定了這個主意，卻再也沒見過碩妃的面了。

朱棣在十五歲那年初識人倫。他生命中的第一個女人，喚做甄氏。甄氏並沒有被冊封為燕王妃，只是個側室而已。她有三名宮女，宮女們正一邊整理寢宮，一邊趁機閒聊，原來她們

的王子被馬皇后叫了去。來傳口諭的人說有來使進貢一批奇珍異果，皇后娘娘特地請甄氏過去嚐嚐。對宮女而言，主人不在家的時候可是難得的輕鬆片刻。

「皇后娘娘做人真好，連對兒子的偏房都那麼照顧。」

其中一位宮女心悅誠服地說。馬皇后的確是位胸襟廣大、能夠推己及人、體恤宮人的好皇后。她的命運多舛，前半生盡在艱辛困苦中度過。

馬皇后原是宿州（安徽省宿州）人，只知道她的父親姓馬，母親姓鄭。鄭氏很早就辭世了，全靠父親一人身兼母職將她扶養長大。馬公後來起兵抗元，情非得已，只好將這個反成累贅的獨生女託付給富甲一方的友人郭子興，然後策馬離去，消失在動亂中。馬公一去不復返，再也沒有回到郭府來。馬皇后也就成了郭子興的養女。

經過了數年，郭子興也成了起事於濠州（安徽省鳳陽的東北）的紅巾軍的將領。原本在皇覺寺當和尚的朱元璋，看到天下大亂，決定丟棄僧人的衣鉢，投入郭子興的麾下。郭子興看他才略出眾，便把養女馬氏許配給他。朱元璋和馬氏兩人同心合力走過無數的硝煙戰火，不僅得以苟全性命於亂世，甚至開創了大局，成為天下共主。

不過，馬皇后並沒有因為國母的尊貴身分就變得驕恣猖狂。她始終受到朝中上下、宮廷內外的敬重與愛戴，不愧是一代賢后。

甄氏寢宮中的女侍們繼續她們的閒聊。

「就是啊。我還聽說皇后娘娘對我們這些下人都很寬厚。」另一名宮女連聲附和道。